

爱心婚礼

吕雅芬

6月2日,是个非常美丽温馨的日子,我受邀参加了一场独特而又浪漫的公益婚礼!

下午1时许,我来到位于紫云西路的海池国际会所。这是一幢二层楼的小别墅,郁郁葱葱的树木、绿茵茵的草地,长廊里坐满面带微笑的朋友。幸福的新人在设计新颖的喷绘下与前来道喜的朋友们合影,我也随着流程签到、写祝福、合影……

“海上慈怀”(民间公益组织)的赵茵与薛瑾两位小姐告诉我,新人是海上慈怀多年的公益志愿者,新郎宋剑波、新娘汪琼三年来为公益事业做出了很多无私奉献,为了感谢他们、表达对他们的由衷祝福,海上慈怀特地为他们举办这场婚礼。这是成全他们的爱情之梦,也是所有志愿者公益梦想的庆典。所有到场的的朋友都是志愿者,场地、乐队、婚庆仪式都是自愿“提供”的,婚礼红包、免酒宴、简单而朴实,溢满庭院的是融融的爱心……

在楼上吧台区,小桌上摆放着美丽的鲜花和一盘点心水果,准备得精致而用心。宾客们品尝着精美的点心,欢笑声此起彼伏。在这样的氛围里,我感受到一缕甜甜的春风……

2:38,吉时,婚礼开始了。一对幸福的新人在欢快的乐曲和热烈的掌声中,手挽着手缓缓走来。在幽默风趣的司仪的调侃下,新人配合得相当默契。有一对异国情侣也参与了游戏环节。当司仪请我上台时,我内心感慨万千。我参加过不少婚礼,参加公益婚礼却是头一次。看到台下张张富有爱心、善良的脸庞,我想只有用歌声才能表达对新人最好的祝福与内心的感动。一首《甜蜜蜜》,我一口气唱了十几首邓丽君小姐的歌曲,台下反响相当热烈。其间有位男士上来献花,我走下台时把美丽的鲜花献给了最美丽的新人!



德天瀑布甲天下

沈海滨

下午4:30左右,我们又来到楼上露台。露台布置得十分喜气、雅致,乐队演奏着庄严的《婚礼进行曲》,美丽的新娘着一套洁白的婚纱由父亲陪同出场,在仪式亭下新人宣誓着,画家宋鹏高先生作为证婚人为他们送上一幅《四季繁荣》的画作,相当精彩!

整个仪式是那么唯美!我真切感受到了爱的力量,不禁又想起“海上慈怀”三周年时的感恩年会,我也很荣幸作为表演嘉宾为大家献歌。虽然活动已过去三个多月,但我的心情依然不能平静,很多感人的场景时常在我眼前浮现……

参加年会的有8家草根NGO组织:中国开心文化书院(以弘扬中国开心文化,推广传播国学经典为己任)、爱共线助学机构、华夏儿童网(力图打造一个民间组织与学校传统文化教育信息的网络交流平台)、君爱特殊青少年康复中心、鲁冰花舍(为孤儿儿童提供临时温暖的窝)、一点一滴助学组织、上海福田环保教育站、福心公益。每家组织都是由充满智慧与爱心的人发起,他们都有许多感人的故事……

那次年会的演出经过精心安排,曲目的安排、表演都非常专业。其间一个来自四川汉旺叫曾芳的短发小女孩(地震中她不幸失去了一条手臂)与志愿者表演的手语《朋友》,令全场掌声不断……乐队的老师感动地流着泪演奏,泪花也盈满了我的眼眶……

我内心油然而生对热衷于公益事业爱心人士敬佩!

在公益事业道路上,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,梦想便不再孤单!你是否也行进在公益事业道路上?从现在起,让我们一起接力把爱传递,让爱心传递得更远,到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……

问道盲道

郁建民

近日,盲人李先生对笔者说:他对盲道的评价并不高。他出行时选择坐车,或宁可不出门。其实他不是不爱走路,不是不需要盲道,只是盲道上的“陷阱”太多,使不少盲人吃足苦头。

目前上海的盲道分布于市区主干道和商业街,全长仅60公里左右。由于缺乏有效管理手段,盲道被随意占用的现象比较普遍,使用效率不高。

笔者认为,道路建设部门应该“设身处地”地为弱势群体群体着想,盲道的设置应该完整及有障碍提示。本人曾观察市中心的一条盲道,接近路口时,原本在人行道左侧的盲道忽然中断了,隔了几步之后,重新现身的盲道居然跑到人行道右侧去了。原来,人行道的中央建了个花坛,于是盲道只好“绕行了”。往东走是个公交车站,好几路公交车都从这里过,于是盲道又从等车人的脚下暂时“消失”了。再往东,整整15分钟的行程,盲道干脆杳无踪影。



体尚健,脚勤快的缘故,我们只能承担“来而不往非礼也”的“罪名”。

与周遭朋友聊起各自的父母,似乎上了年岁的老人都有这样的习惯。我一位朋友说,每次老妈来她家里,就开始一路显摆,在院子里就叫嚷开了,“今天去女儿家吃饭喽”,唯恐别人不知,真像个老小孩。于是戏言道:不如把那首《常回家看看》改成“常来儿女家看看”,倒更贴近现实呢!

一连好些天都没见到阿娟的父母了,我居然有些不习惯了。那天遇到阿娟,见她瘦了一圈,一问方知,她老爸不慎摔了一跤,骨折了,这阵子住院治疗,她每天下了班还得往医院赶。阿娟道:“家里老人得了病,那可真是累。现在想想,还是他们三天两头来揪揪铃、敲敲门的好,这也是在向咱们小辈报平安呀!”

气走了,看看时间,已是凌晨3点多钟了,不由把自己吓了一跳,从来没这么晚还不睡觉,精神好得跟猫头鹰似的。可是睡意跟我玩起了捉迷藏,我玩不过它也是没办法的事

也算放肆了一回

凌寒

这时节,肚子倒饿得咕咕叫起来。寻思着家里有什么可垫饥,好像还真没有。算了,就吃点饼干吧。起身拿了一小包苏打饼干,边吃边继续看电视剧。这个时间看电视剧真是爽,当中连广告和片头片尾都没有。想到这里,心中又是一阵



肉眼看来一丁点儿东西,在显微镜下却会显示出丰富的细节,这是一种水蚤。在正常情况下,它微小难辨,放大50倍后却有了一丛丛“秀发”,一双大眼睛和两片“红唇”,并一下子鲜活起来。这是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科学家凯文麦肯齐在显微镜下拍摄的成像。

水蚤,生活在池塘里的无脊椎动物,身长2毫米,那一小束“头发”,其实是一对触须,复眼(黑色)下方的“美人痣”则是一个名叫眼点的感光器官;透明的躯体泄露了它上一餐所吃的食物是绿色水藻。今年2月,美国科学家首次测定一种水蚤的基因组序列。长期以来,各地市政部门都在监测水蚤的种群规模,把种群数量的减少当作水污染的标志,因为这些小虫子对污染十分敏感。

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科学家约翰科伯恩表示,测定水蚤基因组序列,有助于搞清楚环境如何影响基因功能,观察基因功能的变化,还能为研究化学物质如何影响人体健康提供新线索。

莫名的兴奋,感到今夜真是做了一回自由人。许是吃了饼干肚子饱了就有睡意了,但我竟然不舍得睡去了,还享受着这种异常轻松愉快的感觉。硬撑着,毕竟是后半夜了,渐渐有点力不从心。看了一眼时间,四点半,别家有老人的该都起床了吧?我却看了一夜的电视。

我恋恋不舍关掉电视,头一碰到枕头就呼呼睡去了。早上七点的闹钟把我闹醒,起床给小孩子弄早点,回想这一晚的所作所为,嘴角禁不住挂上了笑容,我一夜没睡,竟然没人知道,成了我一个小秘密。过惯了一板一眼的生活,这也算是放肆了一回吧,这一晚真没白度。

决,岂不乐哉。想不到刘兄这一段“台派清口”还真有根有据。日前报载,现岛内每天有900多万像他那般“铁杆粉丝”向便利店报到,占常住人口一半以上。其固定人群为学生及40岁以下上班族。

台湾便利店如此火红,令岛外人士颇为疑惑,而要“解密”,还是业内人士的话中肯:台式便利店的成功,主要在于充当了甚受欢迎的“便利”、“小而全”的“万能变形金刚”。

如今走进全台7-Eleven、莱尔富、全家、OK、台糖蜜邻等“全天候”连锁便利店,其功能是“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”。店内供应日用品、盒饭、报刊、影碟、现烤面包,可缴纳水、电、瓦斯、电话、有线电视费用,提供网上购物取货、信用卡缴款、各项罚单缴纳,有的甚至还提供倒垃圾

今宵灯谜

管同钦

影商

(影片名)

昨日谜面:付之一笑

(邮政凭证)

谜底:快递单(注:快,别解为“快乐”;单,一;付之,扣“递”)

电梯门打开了,走出一对七十多岁的老人,他们是我邻居阿娟的父母。与两位老人点头打了招呼,我下楼,取了报纸,再等候着电梯。电梯下来了,门打开,又与两位老人照面了,依然是微笑点头,两位老人蹦蹦跳跳去。这样的上下照面,已记不清是第几次了,我能想象两位老人在阿娟家门前的情景:揪揪门铃、敲敲门,老太还会自言自语:哎,阿娟他们又不在家,成天忙些什么呀?老伯子是笑眯眯的样子。然后,老两口又蹩进电梯,下楼离去。

黄昏时刻,两位老人经常这样出现在这个楼面上。有一次遇到阿娟,我忍不住问她:“你晓得不,你父母经常来看你,你为何不与他们约好,总让他们白跑一趟?”阿娟听了,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,说:“他们爱跑,我要是拦着他们,两老还跟我急。说做父母的年纪大了就爱往子女家走走,你们在家,我们就进来坐坐,不在家我们就走人,又不碍你们的事。等到我们走不动的时候,就是请,我们也不来了。”说起这些,阿娟委屈得要命,如倒“苦水”一般,又说出一段故事:有时候我前脚下班进门,他们后脚就来敲门了,还说不碍事。就我们

原来是这样啊!阿娟与父母家住得近,她父母出门走走,总想来女儿家看看。对两老来说,这样的“随便走走”仿佛就像导弹有激光制导一样,鬼使神差或者说自然而然地就往女儿家来了。

阿娟的话,也让我心头忽闪一下:公婆来我家也不过十来分钟的时间,难不成他们也常来揪揪铃、敲敲门?只是来去悄然,没让我察觉而已?记得一个星期天的下午,我与先生正要出门,“叮咚”门铃响起,是我婆婆来了。我说:“妈,你们来怎么事先不打个电话问问?”婆婆说:“无所谓呀,反正我们也没啥事情,你们在家我们就来坐坐,不在家就下次来,权当散散步。”此话与阿娟父母不如此出一辙吗?

又联想起我的父母,他们居住离我甚远,断不会有常来揪揪铃、敲敲门的雅兴,但我每次打电话说要去看看他们时,接电话的父亲立即就说:“不必不必,你挺忙的,还是我们来吧。”未及我回话,母亲又给我来个一锤定音:“那就说好了,我们明天就来。”父母的那种配合度真是相当的默契,常常弄得我啼笑皆非。所以每当我们打算去看望父母,结果总变成了父母来看我们。有一次我与先生扳着指头算算,竟然有好几个月没去双方的父母家了,究其原因,就是因为四位老人身

每天顶着各种压力循规蹈矩的生活已经成了一种习惯,即使出去游玩也不是纯粹的,而是各种笔会,各种应酬,单纯的游玩已经成了一种奢侈,觉得有愧如金般的时间。

这天,晚上写神话小说把自己给写兴奋了,想不到自己还有这样的才能,一时自我陶醉,在床上翻来覆去,脑子越来越清醒。

越睡越清醒不如起来看电视吧,说不定看累了,看无聊了就睡着了。这么想着,就悄悄起身,开了电视机,把音量调到很低,尽量不吵着家人,然后靠在枕头上看了起来。

选了个联播的电视剧,说的是大龄剩女的一段段失败的爱情史,倒也看看,想集集地看下去了。看着看着,想到了我给我身边的剩女朋友介绍男朋友的事情,那可是一件高难度的工作,做了才知道,未婚的男人都成香饽饽了,只要不是条件差得离谱,那个挑啊,把自己的年龄一年年挑上去也不着急。人家选择余地可大着呢,年轻男子只能挑跟自己差不多年龄的,他却能大女小女由着我挑,我是男人急个啥,急的是大龄剩女。想想真是公平,女人的青春这么短暂,一晃到了28岁,想到要正儿八经找个能结婚的对象,就成奢侈了。而男人不管多少岁,只要没结婚,永远是抢手货。想想生气,睡意也被

